

如今一提到漂泊，却依旧心神向往，
觉得那是人生最销魂的事啊

艾芜

画传

王毅 王书婷 ◎ 著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人民出版社





艾芜画传

王毅 王书婷 ◎ 著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艾芜画传/王毅, 王书婷著.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10. 4

ISBN 978-7-220-08103-3

I. ①艾… II. ①王… ②王… III. ①艾芜 (1904~1992) —传记—画册 IV. ①K825.6—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58047 号



AIWU HUAZHUAN

艾芜画传

王毅 王书婷 著

图片提供

汤继湘 王沙 王毅
罗韵希 喻磊 张力文等

策 划
责任编辑
封面设计
技术设计
责任校对
责任印制

罗韵希 王华光
蒋咏宁
魏晓舸
杨潮
袁晓红
李剑 孔凌凌

出版发行
网 址

四川出版集团 (成都槐树街 2 号)
四川人民出版社
<http://www.scpph.com>
<http://www.booksss.com.cn>
E-mail: scrmcbsf@mail.sc.cninfo.net

发行部业务电话
防盗版举报电话
照 排
印 刷
成品尺寸
印 张
插 页
字 数
图 片
版 次
印 次
书 号
定 价

(028) 86259459 86259455
(028) 86259524
四川胜翔数码印务设计有限公司
四川机投印务有限公司
170mm×240mm
10.5
3
90 千
110 幅
2010 年 4 月第 1 版
2010 年 4 月第 1 次
ISBN 978-7-220-08103-3
28.00 元

■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电话: (028) 86259624

目 录

- 第一章 故事里的童年 / 001
- 第二章 无法完成的学业：在纸上和现实之间 / 024
- 第三章 一生的寻梦：走过彩云之南 / 041
- 第四章 笔下的世界 / 076
- 第五章 颠簸与凝滞：多难的岁月 / 100
- 第六章 最后的了望：“雾”里的“春天” / 122
- 附录一 艾芜生平大事记 / 149
- 附录二 相关背景资料 / 158
- 后 记 / 162



(1904-1992)

第一章 AIWU HUAZHUAN

故事里的童年

艾
芜
画
传

……这只是一朵米粒那么小的
野花而已。也许说不上是花，就算
是一窝小草罢，它可以用它的绿叶，
陪衬出别的百花的美丽。

艾芜：《我的幼年时代·写在前面的话》^[1]

1904年6月20日（清光绪三十年五月初七），四川省新繁县清流场（现属新都区清流镇）一个乡村教师家里，一个属龙的男孩出生。按照这个汤氏家族“世祚承宗祖，美德正乾坤，道继宽仁著，功昭勇智闻”的族谱，他被充满期待地命名为——汤道耕。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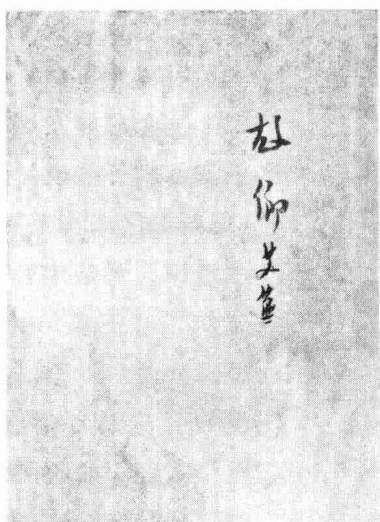
这是一个典型的移民家族。

据汤氏族谱记载，汤家祖先原籍湖南，“汤氏世居湖南宝庆府武冈州”。汤氏入川始祖为“承”字辈的汤承烈，他在康熙三十七年（1698）“携妻负子，贸易入川，转徙彭县，改业归农”。那显然是一次带有浓厚悲壮色彩的迁徙过程：

这位第一个来到四川的祖先……读过书，却以种田为主要职业。但他失掉了土地，不能生活了，便强抑着悲哀，怀抱着雄图，带着妻子儿女，远离了自己家乡和族人，来到战乱之后人烟绝迹的四川西部。路程自然是经过襄汉流域，沿着大江，穿进三峡，再到成都；一路上听过巫峡的猿鸣，迷过嘉陵的大雾，跋涉在沱江流域，破庙的屋檐下躲过许多风霜，大树底下度过不少凄凉的夜晚……^[2]

四川成都北面，新繁和彭县交界的一块平原上，肥沃的土地和宜人的气候使这位汤氏祖先停下了漂泊的步履。接下来是一个漫长、艰辛的“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过程：

靠着水沟，割下芦草，造起茅篷，将自己一家人安顿下来，又把自己气力能够开垦的土地，用树枝插起，作为占有者的标记。……割草，砍树，挖土，开沟，击杀毒蛇，驱除野兽，终天过着紧张而又劳苦的日子。 [3]



1947年4月，长篇小说《故乡》
由上海自强出版社出版。

渐渐地，毛茸茸的南瓜藤爬上了茅棚的屋檐，幼嫩的禾苗滋长成一片青绿，橘树从一根细枝慢慢粗壮，开满了洁白的花朵，又结出了殷红的果实，竹篱笆旁也开始布满了鸡的脚印、羊的叫声……祖先的



1904年6月20日（旧历五月初七），汤道耕（艾芜）出生于四川省新繁县清流场（现属新都区清流镇）翠云村一个乡村教师家庭。

勇敢、坚毅、智慧和勤劳终于结束了风餐露宿、朝不保夕的漂泊，换来了可以男耕女织、安居乐业的家园。

这个家族发展到入川后的第五代“德”字辈，共有兄弟七人，其中汤德润——也就是汤道耕的高祖——迁居到新繁县水村三甲曹家碾（现新都区清流镇翠云村境内）。据族谱记载，汤德润在这里分得“欠水瘠田，颓蔽宅舍”，于是又开始了一番新的胼手胝足、力耕勤凿的劳作，“不数年间，确确化膏腴，堂室渐修葺，种植佳木，绕以周垣，浓荫青翠”。欠水瘠田、颓蔽宅舍变成了良田300亩，以及一座阔朗的可容几代人同堂居住的四合院——汤道耕即出生在这个名为曹家碾张家院子的院落里面。到了汤道耕的曾祖父、祖父辈，这个乡下农家院落已经被修葺得十分清幽雅致，带有些许书香气息：这是一座回字形的大院子，四周都是房子，中间是个花园式的天井。明媚的阳光从天井上方倾泻下来，反射在刷着上好石灰的雪白墙壁上，照亮所有的房屋。壁上挂着各式翎毛花草人物山水的字画：其中有几幅画着色彩斑斓的雄鸡，和地上走的雄鸡一样大，一样活跃；还有一幅是一个红头发红胡子、头上长着棵树、背上背着吕洞宾的柳树精。天井里有一个方形的大石缸，装满清水，水中耸起一座大小与石缸相仿的假山，假山上零星装点着细小的树木和玲珑的亭子，石身上满缀青绿的苔藓。石缸旁边，又放着盆栽的牡丹、秋海棠和兰草。天井上空的屋顶上，掩映着青枝绿叶的竹子。在通向门口的矮矮的花台里长满了芍药、剪绒黄杨木茧壳花，热热闹闹开得到处都是；每年阳春三月时，墙外还有柔媚的桃花枝子伸过来，酡粉的花瓣像喝醉酒一般东一瓣、西一瓣散落在草丛中。

这大概是汤家在曹家碾张家院子里最繁盛时期的场景了。可惜汤道耕从呱呱坠地的那一刻起，便与这样的盛景缘分无多：高祖父汤德润时期的300亩良田在曾祖父时期一分为二，又在汤道耕10岁的时候，在祖父五兄弟手中分成五份，到了汤道耕祖父汤乾围手里，便只有30亩田了。汤家的田产在数十年的岁月里没有一点增加，而是在逐代递减。在汤道耕幼年的时候，由于人口众多，祖父一家暂时从老院子里搬出，另居一处简陋得多的院落，大约离老院子有一里半的光景。这

是一座三合头的院子，东西北三列房子排成“Π”字形，屋顶并未铺瓦，只盖以泥和的芭茅秆子，黄泥墙上既没刷石灰也没挂任何画幅，倒常挂着几个竹篾囤子。房屋中间的空地上没有什么多余的建筑装饰，显得非常空旷，成为晾晒衣物的好地方。屋檐下种了柑树和橘树。大门外、围墙边的空地上，都被开辟成菜园。比起老院子的姹紫

中国作家协会四川分会

春前快要到来的日子，成都平原里几乎天天早上有雾，雾一起，就晴天朗。在满园油菜的大地，洋溢着青绿色的春意。叫人欢喜，也禁不住回忆起童年的童年。

祖父六十多岁了，自己创办的红玉旧式学塾教不了算能，他带我到九里路远的九尺铺赶场。用现在的话来讲，就是愉快的旅游。我如今还在想，我如果再做一次小孩，我就要跟着这样的祖父，又去到九尺铺。一进场口，大铁锅煮的红苕，发出甜蜜的气味，令人不禁流口水。祖父的兴趣是看人家在街上卖什么。红苕、萝卜、萝卜、萝卜、萝卜。我也喜欢看，看什么，就忘记了红苕的甜味。我喜欢的是，是红苕。几个孩子，抱一束花，里不里外，什么样子的。

嫣红五光十色，这是个终年只常见泥土的黄色和树木的绿色的、道地农家风味的院落。老院子从容殷实的风景，小道耕只能在去那里玩的时候领略一二。

汤道耕的祖父汤乾围是个典型的勤俭克己的人。他是那一辈五兄弟中的老大，也是最为俭朴踏实的一个。他年轻时下过科场，却得不到过任何功名，于是渐渐把治家方略的重点都寄托在耕种上面，对先祖那种克勤克俭的作风更是奉若圭臬。家中田地既已请了长年月伙灌溉耕种，不需自己亲力亲为，只要督管便可，他便设馆教人读四书五经，成为一名私塾教师。他也会把读书入仕的希望寄托在长子汤坤庸——也就是汤道耕的父亲身上，怕自己的读书应试经验不够好，为此特地请了中过秀才或是举人的老师来教导他。然而在这样的殷切期望和严格督教下，汤坤庸还没能来得及得到任何功名，科举制度便被废除了。祖父对父亲通过读书来兴家立业的心，就渐渐淡了，越发认准了只有土地上的耕种才能得到相应的回报。科举废除后，父亲也曾被声光化电的新学吸引，希望到省城去学习新兴的科学知识，但终因祖父不愿在经济上给予更多支持而作罢。最终父亲成了一名乡村公立小学教师。汤家耕读传家的希望又递延到下一代子孙——汤道耕的身上。从汤家的入川始祖汤承烈开始算起，汤道耕是第九辈，而且是长房嫡长孙。“道耕”这个名字，实在寄托了长辈太多厚重的期盼！

2

身为这样一个把土地和耕种看得比什么都重要的移民家族后代，汤道耕幼年时最深刻的记忆，多数来自族谱记载和族人口传，其中关于祖先开基创业和勤勉持家的往事与传说让他感到既神奇又亲切。

首先是一个关于“咸蛋”的故事。在20世纪40年代的桂林，已经以笔名“艾芜”行世的汤道耕曾经充满深情地回忆，在童年时期那个曹家碾老院子的花园里，他的祖父、祖母、父亲、叔父们一场从家族里流传的“咸蛋”故事引发的大讨论：

父亲的眼睛离开书，现出报告一件趣事的脸色，高兴地说：

“谱上明明白白写着的，讲我们上川来的祖人……路上带着个咸蛋，就吃了一个多月才吃完。”

四叔父皱了一下眉头说：

“这样看来，当真穷喃，我还以为是人家的说来挖苦我们祖先的哩！”

祖母停下做针线的手，微笑着向四叔父说：

“哪里算是穷！这是你祖先人俭省！”

……

祖父咳嗽了一声，祖母、父亲、四叔父都禁不住望他一下。祖父在书上作了一个记号合了拢来，然后抬起头教训地说：

“……穷倒是免不倒的，只是他们那种俭省，我们后代儿孙，的确一丝一毫也赶不到。如今的穷人，不说一个蛋，吃不了两三天，就怕一顿也不够。我们上川来的祖先人，若不是口趸肚趟地俭省，哪会发到今天这么多的人？才之其成家立业的大本，就是靠勤俭两个字上用功夫。”于是又单望着四叔父说：“一个人不脚踏实地，勤俭做人，一天到晚只起些空想头，这是做不成啥子事的。”^{〔4〕}

一个咸蛋在迁徙的漫漫长途上吃了一个多月，这无论如何都有点让人感到匪夷所思。所以当祖父拿出虔诚严肃的神情来教导儿孙们以此为榜样来俭省度日时，四叔父和父亲都有些将信将疑：

四叔父见祖父走后，就息下手来，嘴里慢吞吞地重复着祖父说的那一句话“只起些空想头”，随又摇一摇头，似乎在表示着



1945年11月，短篇小说集《童年的故事》由重庆建国书店出版。

反对，跟着笑道：

“那他们跑这么远来做啥子？我看总有些想头的，要不单在湖广勤俭下去不好么？”

父亲用手指头敲着书页，同意地说：

“那当然，听见四川土地肥沃，出产丰富，又还可以随你意思，插占田地，哪个还想不来呢？”^[5]

年轻一辈的想法总是带着些浪漫色彩——他们始终倾向于认为祖先的那次移民，不是因为迫不得已，而是一次勇敢的自主选择——到一个更富饶、更美丽的地方去开辟新天地！这不是很可自豪的一件事情么？祖父不曾完全地听见这番议论，但他似乎了解年轻人的想法，并为此感到隐隐的忧虑。在一番沉思后，他发出这样韵味深长、情意殷殷的感慨：

“一个人总爱他生长的地方的。一道小河，一座树林，一块泉塘，一坝田地，哪里没有呢？看起来寻常的很，可是你在那道小河里洗过澡，饮过牛马；你在那座林子里息过凉，捡过柴火；你在那块泉塘里车过水，灌过田地；你在那坝田地里耕过种过，收获过米粮，那你就更恋恋不舍了。就是门外边，你早晚走惯的



位于新都清流镇的艾芜故里园



马识途题写的艾芜故里园照壁

小路，都对你亲切得很，哪里有条埂，哪里有个洞，用不着眼睛细看，你就能容容易易走过，不会跌绊。我到外边去息过，不说晚上臭虫多得很，睡得不舒服，就是天刚亮的时候，听见鸡叫，也觉得没有家乡的鸡，叫得好听。一回来，还没落屋，人再疲倦，脚再拉不动，只消望一眼那一向就看惯的林子，小河，田地以及院落人家，就立即安心了，有着说不出的快乐。”随又感慨地说：“真是俗话说的，在家千日好，出门一时难。”^[6]

这是一个乡下的老祖父在和儿孙们闲谈家常中的语言么？这更像是一段文辞精美、组织严谨、情感充沛的散文诗。或许这不是祖父的原话，而是年近40的艾芜在回忆往事时被祖父那种眷恋故土和热爱自然的质朴感情深深打动了，情不自禁地在这一段话上做了格外用心的文学加工。“咸蛋”其事，真有也罢，讹传也好；祖父的感慨，当真如是也罢，略有加工也好——从这个故事以及艾芜对这个故事的记述中，不难看到这个家族对土地以及土地上劳作的重视、热爱，对祖先的那种带着朴实眼光的亲切敬仰。这种敬仰不同于那种神秘的、远远



画
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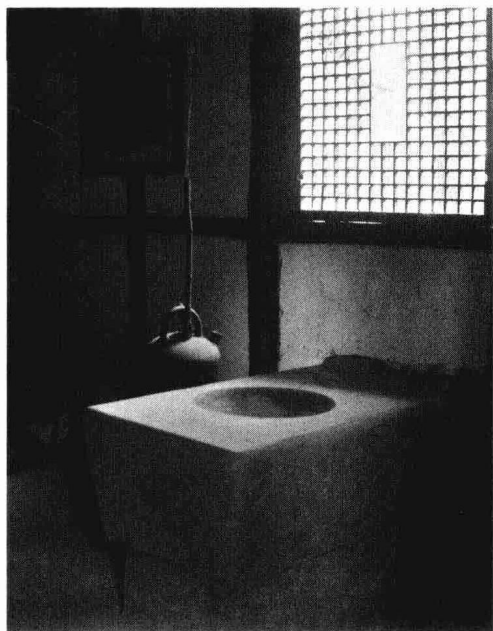
艾芜故里园

卷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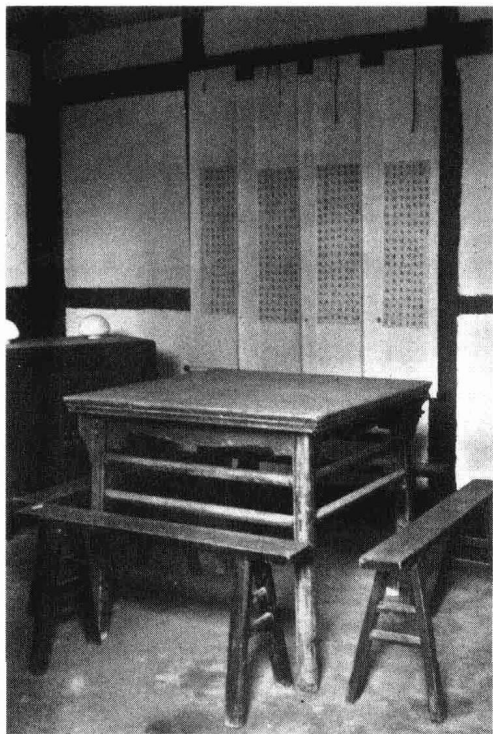
望去的“景仰”，尽管“咸蛋”传说和与之相关的祖先们所在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二百来年；这种敬仰就像祖父对身边的小河、树林、泉塘、田地的眷恋一样，是触手可及、实实在在地融化在每一次日出日落之中的，但也是像每一次日出日落一样不容更张、不容侵犯的。那或许是以祖父为代表的，千百年来中国传统农民在小农经济体制下形成的一种特有的，对人与自然、人与土地的和谐关系、和谐境界的向往，以及由此形成的对勤劳、坚韧、质朴、俭省的传统美德的皈依。

与这个“咸蛋”传说相呼应的另一个关于祖先的故事，倒是把这个家族勤俭质朴以至于严肃刻板的那一面软化了许多，像是在一幅黑白色调的画幅上晕染了一点温暖的橘红色——平添了几分温情和浪漫的色彩。

这是一个关于“腊肉”的故事。汤道耕的高祖母见高祖父汤德润过得太过清淡节俭了，已经有了300亩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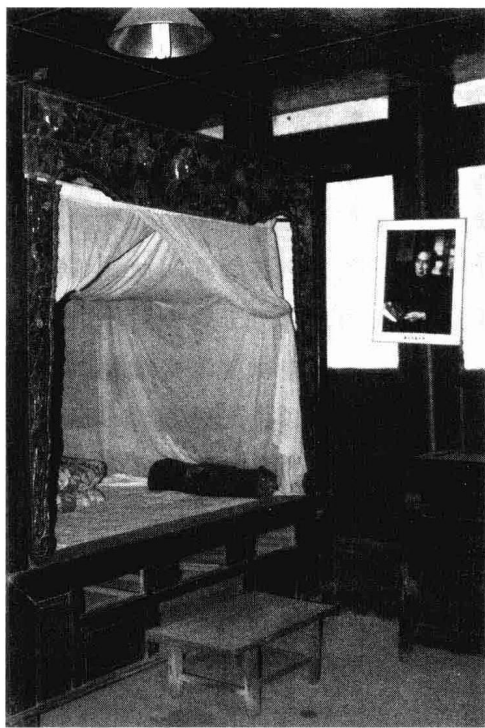


艾芜故里园厨房



艾芜故里园饭堂

的人，除了过年过节之外，却不肯吃一点荤菜下饭，每年年底杀的猪都做成腊肉高高挂在灶房的梁上——宁可看着“养眼”也不肯轻易取下来“养人”。自己清苦节俭也倒罢了，家里雇来种田的那些长工和短工们如何能熬得住？做农活的，总要吃些油荤才有气力。可是如何能拗过高祖父的倔脾气呢？聪明的高祖母于是每每趁高祖父去赶场的时候，就赶紧拿竹竿把屋梁上不打眼的腊肉取一条下来，偷偷煮好，叫工人们暂时停下手里活计



艾芜故里园卧室

回来吃，一家大小也都叮嘱过要口风一致不许声张——这实在是个喜剧性的场面，终年辛苦劳作的一家人，吃自己家的腊肉，还得像做贼一样——总之就瞒过高祖父一个，全家“偷吃”。等高祖父回家来，战场已经被打扫得干干净净：骨头都被扔得远远的；沾过油的锅碗瓢盆都被开水烫过，闻不到一点点油气息了。至于那些数目减少的腊肉，高祖母总能变着法子在年节或待客的份额里多“报销”几个，也就遮掩过去。这个故事象征着高祖母的聪慧、宽厚和慈爱，不仅在汤家流传，也在乡人之间广为传播。从一块小小的腊肉里，汤道耕能够感觉得到，无论现实是如何艰辛残酷，高祖母所具备的那种超脱的母性之爱都散发出温和而又坚定的光辉：

我觉得有了这段腊肉的故事，我们这个由节俭而近于吝啬，由刻苦而近于严酷的家族，才仿佛有道仁慈而又温暖的光辉，长远地照耀在子孙的心里。^[7]

在这些故事传说的熏陶里，年幼的汤道耕似乎对那些从未谋面的祖先一点都不陌生，不隔膜。而每年清明、冬至的祭扫上坟对他来说，也成了一件饶有趣味的事情。尤其是祭扫上川来的祖先的远坟时，一家人选一个晴朗的天气，手上提着祭品和香蜡纸钱，一路上有说有笑，毫无悲戚之感。这一方面是源于后人对祖先那种尊敬和感谢的心理，同时这对于终年劳作的人们来说，能够放下锄头镰刀放一天假，做个短途旅行，本身就是一件让人欣悦的事情。小道耕还记得那些高大的坟墓和庄严的墓碑，以及墓碑上刻着的那些“承”字辈的名字。在他幼小的眼睛和心灵中，那些坟墓就像大山一样：

上川来的祖先，他们的坟墓特别高大，显系历代的子孙年年用泥土垒积加多的。在没看过山的我，就简直把它当作山了，我顶喜欢爬上顶去，把一根挂有黄色坟飘纸的竹棍子插上，随即颤巍巍站着，了望那些很远很远的田野。^[8]

然而那时的汤道耕大概想不到，自己有一天会远远偏离祖先的期望和视野，在那些像山一样耸立的祖坟面前，他不再拥有一分属于自己的土地，也不再留恋这个世代代传袭耕种的绿色家园。

3

尽管祖父和父亲都不曾从书本上寻求到自己的安身立命之所，但他们那种半农半士、半耕半读的生活方式，还是在小小的汤道耕的血脉里撒下了喜爱读书、热爱文学的生命因子，而随着时间长河的静静流淌，他逐渐显现出了自己的个性：沉静少语，敏感多思。

祖父是严厉庄重的，永远像个“老师”，不管是在学堂还是在家里。全家人在一起的气氛也常常因此变得肃穆。小道耕活泼好动的儿童天性也在这种无言的威严下面被压抑住了，他不敢高声唱儿歌，不

敢噓起嘴唇吹口哨，不敢嘻嘻哈哈地大叫，不敢蹦蹦跳跳地乱跑。最常做的游戏是在母亲房里堆木块，一个人静静地堆了又倒，倒了又堆。而父亲的那些有图画的书就成了他的心爱之物，他把书上画的那些人物，不论有胡子的没胡子的，都叫成是“书上的娃娃儿”。他似乎也没有什么同龄的小伙伴可以一同玩耍。一个正在生长发育的小孩子不能尽情地释放他的身体和性情，渐渐地，他似乎也懂得如何通过自己的耳朵、眼睛和心灵去跟这个世界进行更多、更细腻的交流，用这种方式来满足自己那幼小而又强壮的生命力的萌动。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小道耕就对“听故事”、“看风景”和“旅行”这三件事，显得格外有兴趣了。

最常给道耕摆龙门阵讲故事的，是他的祖母。祖母梁氏出身读书人家，她的大哥、侄儿都中过秀才，兄弟更是中过举人。祖母自己亦粗通文墨，略知诗书。她常教小道耕背诵白居易的《长恨歌》，小道耕尽管不能领略那个凄惨故事的真正含意，却也在婉转铿锵的优美韵律中感受到一种文字魔力的同时，体会到一种淡淡的惆怅。不过，小道耕最喜欢的，还是祖母那些绘声绘色的、跟小孩子世界有关的故事。每当祖母在庭前的柑子树下梳头，小道耕便赶紧搬个小板凳凑到面前央求道：“婆，摆个龙门阵哪！”祖母便一边梳理着长长的头发，一边开始讲了。“安安送米”的故事，“打鱼雀”的故事，“熊家婆”的故事，“蚌壳精”的故事，“唐僧取经”的故事……这些故事在小道耕幼小的心灵里留下



彩色插图本《祖母讲的故事》（浙江人民出版社、浙江教育出版社 2002 年出版）